

心之所安 即是吾家

朱翠蓉

几声清脆悦耳的鸟鸣，轻柔地穿透清晨的静谧，将我甜美的睡梦中轻轻唤醒。睁开双眼，晨曦透过褶皱的窗帘洒落在窗台边，柔和的光斑在洁白的墙面上跳跃，月光灰的家具静静地伫立着，仿佛也在悄然迎接崭新的一天。

推开窗户，极目远眺——昨夜风雨骤雨，今晨却是一片清新明净。小区内的树木枝叶舒展，花园色彩明亮，红黄蓝相间的跑道宛如彩虹铺展，一切都仿佛刚刚沐浴过甘霖，焕发出青春的活力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这是我搬来不过数月的新居所。虽入住未久，心中却泛起对过往岁月的种种思绪。站在高楼之上，俯瞰这片焕然一新的家园，内心百感交集。那些渐行渐远的记忆碎片，如风吹动的沙尘，在脑海中交错浮现。

旧居的大院里种着几株高大的芒果树，墙角还有一棵苍劲挺拔的银杏。每当金黄的银杏叶铺满地面时，我总喜欢独自走到树下，静静思索心事；而当熟透的芒果坠地，我又会

捡上几个，解解馋嘴。女儿则提着塑料袋欢快地跑下楼，不一会儿便拎回一袋沉甸甸的果子，催促我赶快换个结实的袋子装。住在楼道口的是一位摇着蒲扇、神情从容的“淡定奶奶”，听说她十多年前就查出绝症，不打针、不吃药，如今依然安然地坐在那里，看着花开花谢、果落枝头。她坦然面对生命，毫无畏惧。一天，一位穿着高跟鞋、包臀短裙的少妇捡了几颗芒果送给她，她只接过一颗，微笑着道谢。

旧居所附近有一家大型超市。我常常在做饭的间隙，抽身去超市挑选新鲜蔬菜，那份便利曾让我一度萌生“此生不挪窝”的念头。

可是，谁曾想到棚户区改造的春风会拂过我们生活多年的老院子？我夜不能寐，辗转反侧了一些日子，怀着几分不舍与期待，在协议书上郑重签下名字。生活了近20年的老居所，说走就走，心中的眷恋难以言表。那时的日子虽朴素，却因习惯了那份熟悉的烟火气息，而迟迟不愿迈出改变的步伐。

几经周折，等待的五年时光过去，我们终于搬进了崭新明亮的安置小区。

曾经的老棚户区，狭窄的巷道、斑驳的墙面、简陋的设施，早已成为记忆中的剪影。如今回想起来，若能更早拥抱变化，或许就不会在岁月中留下那么多等待与遗憾。

国家的好政策，让无数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得以告别破旧的楼梯房，迈入现代化社区。如今的新小区绿树成荫，楼宇整齐划一，配套设施一应俱全。

白天，身穿绿色制服的物业工人正专注地修剪枝叶，动作利落有序，为这片宁静的区域增添了几分盎然的生机。傍晚时分，花圃四周缓缓响起悠扬的音乐，归家路上，我手拎青菜，脚步不自觉地随着旋律轻快起来，仿佛踏歌而舞，心情也变得轻松愉悦。晚饭后，暮色渐浓，蛐蛐在草丛间低吟浅唱，蜗牛也不甘示弱，鸣叫声此起彼伏，交织成一首别具趣味的夜之协奏曲。月光悄然隐退，只留下一曲《蛐蛐和蜗牛之歌》，在静谧的夜空中轻轻回荡。

荡，宛如大自然最温柔的呢喃。

我时常隔着明亮宽敞的落地玻璃阳台欣赏窗外景色，看到七星湖上空几只白鹭自由飞翔；聆听微风与鸟鸣；或是打开电视，静静地重温《红楼梦》，仿佛穿越时空，与古人共情共鸣。

节假日，我甚至不愿踏出家门半步。正如有位一同搬来的邻居所说：“新家处处是新的，看着就舒心，门也懒得迈，哪儿都不想去。”在阳光洒落的窗前，品一杯香茗，啜一碗温热的油茶，翻开一本书，任凭思绪随文字游去。

这里的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告诉我：改变并不可怕，真正令人畏惧的是固守过去、错失未来的遗憾。我由衷地感叹这个伟大的时代，感激那些推动城市更新、改善民生福祉的政策与力量。愿这美好的生活持续延续，也愿每一个曾经如我般犹豫的人，都能勇敢地迈步向前。别怕改变，前方，自有花开满径。

如此，我便在键盘上敲下：心之所安，即是吾家。



大藤屋

陈德仁

三十多座青砖瓦房沿着湖岸排开，远远看过去，像一排披着青布衫的老人，头顶盖着一片浓绿的芭蕉叶。屋子的墙用鹅卵石砌成，被山洪冲得溜圆的石头摆在一起，缝隙里填着糯米浆和石灰。听老一辈人说，这法子是当年壮族阿公传下来的，砌墙时要念着瑶家的安墙咒。

祠堂的墙根角镶着块青砖，上面刻着歪歪扭扭的花纹，周奶奶用烟锅头敲着说：“这是你太爷爷刻的盘王印，那年发大水，他躲在墙根下刻了三天三夜。”现在砖缝里长满了青苔，下雨时，青苔变成深绿色，像浸了水的蓝靛布。

屋顶的瓦片铺得很讲究，顺着湖岸的弧度高低错落。傍晚时分，夕阳把瓦片照得发亮，影子投在湖面上，像谁撒了把碎银子。有几户的瓦当铸着鱼形图案，听说以前瑶家猎鱼的图腾，现在被风吹得锈迹斑斑，倒是鱼身上的鳞片。

沿着小路走进芭蕉林，老屋里飘出的霉味混着泥土香扑鼻而来。我伸手摸了摸梁柱，木头缝里渗出水珠，像刚出笼的糯米团子。墙角堆着些竹篾，是去年编筐剩下的，上面还缠着段蓝布条，那是壮族阿婆染布时剩下的边角料。

夏天，鹅卵石墙沁着凉气，坐在墙根下吃饭，连风扇都不用开。冬天，屋里烧起火塘，热气顺着墙缝往外冒，把墙根的积雪都融化了。隔壁李叔常说：“现在住楼房方便是方便，可总觉得像住在鸟笼子里，哪有这老墙接地气。”

祠堂的门槛被踩得发亮，“孝义坊”的牌匾挂在正中央，边缘裂开了缝，用铁丝缠着。上次祭祖时，从城里回来的堂弟举着手机拍照，闪光灯照在裂缝上，跟他手机屏上的裂痕刚好对上。祠堂里的香案上摆着个铜香炉，炉沿刻着双鱼纹，据说从湖里捞上来的，炉底还沉着半块没烧完的香灰。

人群操着各地口音，却在祠堂寻到血脉根脉。香雾缭绕梁柱时，檐角悬挂的壮族铜铃与瑶族银角共振，将祈祷译成梵咒。这种圣氛围中，历史与现实交汇，壮瑶文化与中华孝义在此传承，双脚踏量的不仅是家族凝聚力，更是多元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祖屋如层层叶片，在沟溪山脊留下斑驳翠绿。它集居住、教育、祭祀、娱乐等功能于一体，处处体现伦理尊重。武宣“兄弟进士”陈仁、陈旭后裔在此繁衍，“太史第”“文魁”匾额见证荣耀，砖瓦苔痕承载记忆。土窑青砖严整，灰瓦有序，屋檐雕花是壮瑶“人畜共居”的人居哲学。

院子里的青藤爬满了屋檐，藤蔓上长着些小疙瘩，像是老人手上的茧子。春天，藤上开着淡紫色的花，蜜蜂在花间飞舞，翅膀上沾着的花粉掉在石阶上，像撒了把星星。有回下大雨，我看见藤蔓上挂着水珠，顺着叶子滑落，刚好滴在石阶的凹坑里——那是以前担水时踩出来的。

村民们在老屋旁边种了些菜，莴笋长得跟筷子似的，番茄红得像灯笼。有位从城里来的游客蹲在地里拍照，不小心踩断了根黄瓜藤，守园的阿婆心疼得直咋舌：“这藤是用瑶家的淘米水洗的，断了就不长了。”现在园子里搭着的竹架，是用山上砍的毛竹做的，竹节处还留着去年绑过的红布条。

雨后的湖面起了雾，有小孩拿竹竿搅着水里的影子，被屋里的阿婆责骂：“小心惊了水里的魂！”其实水里哪有什么魂，不过是祠堂的倒影罢了。可那小孩不听，非要捞出个名堂来，结果竹竿戳到了块石头，捞上来一看，是半块刻着字的石碑，字都被水冲模糊了，只看得清个“孝”字。

夜里住在老屋，听见屋顶的瓦片在响，像是有人在上面行走。推窗一看，原来是只猫跳过屋顶，把瓦片踩得咯吱响。远处的湖面上有几盏渔灯，灯光映在墙上，把青藤的影子照得晃来晃去。

临走时，看见周奶奶在墙角埋着什么东西，问她埋的啥，她笑了笑说：“埋的是去年的稻种，瑶家规矩，新稻种下地前，要先在老墙根埋一捧，这样稻子才长得壮。”如今，墙角的土里冒出了新芽，叶子上还沾着老墙的青苔，绿得发亮。



扫码聆听更多美文。

因循小暑来

尘世淡香

最是时光留不住。这不，立夏刚过不久，转眼就到了二十四节气——小暑。

如果用夏季来形容一个人的一生，立夏是刚出生的婴儿，小暑就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，风风火火，张扬而热烈。

汉字很有意思，见字知义。甲骨文中，“暑”字下部“者”字表示为上边架起木柴，下边从火，再加上烈烈骄阳，让人一眼就看得出炎热之意。而东汉刘熙在《释名·释天》中也阐释：“暑，煮也；热如煮物也。”小暑到，天气就像火烧起来了，人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满身是汗，粘乎乎的。不过，还没到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曰：“六月节……暑，热也，就热之中分为大小，月初为小，月中为大，今则热气犹小也。”所以说，小暑为小热，真正的酷热还没有到来。

中国古代将小暑分为三候：一候温风至；二候蟋蟀居宇；三候鹰始鸷。这个时候，大地上的风都带着热浪；蟋蟀因炎热离开了田野躲到庭院墙角下避暑；老鹰因地面气温太高而在高空在空中活动。此时，天气炎热难耐，暑天的威力已然凸显。

在我看来，无论季节如何更替，炎热或者寒冷，每个节气都有每个节气的美和作用，并且无可替代。小暑的风是热的，但正是这热风，成了稻谷成熟的催化剂，在热风的吹拂下，稻谷一天比一天黄。喜热的甘蔗，正是拔节的时候，宽大的叶子绿油油的，已经长得比人高了。不，这还不够，你看那花生，藤蔓四处爬，纤细的细茎早就扎进地里，孕育出一颗颗花生，只等着再过一段时间就可成熟采摘；比巴掌大的桑叶也绿得发亮；池塘里，绿色的荷叶与粉白色的荷花高低错落，似跳一曲霓裳舞。还有不知名的各种花草树木，红的、紫的、白的、黄的……将夏天点缀成一幅油画。

小暑时节，很多地方的人们喜欢“食新”，民俗就有“小暑吃黍，大暑吃谷”的说法。在南方，极少有人种黍，小暑时节，早稻成熟，人们喜欢用新米煮粥，香气四溢。当然，暑天用新收的绿豆熬上一锅绿豆粥，清凉又解暑。这个时节，荔枝、香蕉、葡萄等各种水果，让人口舌生津。西瓜是暑天的宠儿，它水多汁甜，特别是放在冰箱里冰一会，吃上一口，凉气直抵身体，那叫一个畅快。小时候家里没冰箱，我们就把西瓜洗干净放进缸里，等西瓜凉透了捞出来吃，一样凉爽清甜。

“竹喧先觉雨，山暗已闻雷。”夏天的雨，来得快也来得急，前一会还阳光灿烂，下一秒便乌云密布，大风狂至，倾盆大雨从天而降。雨一下，夏天的暑气顿消，万物得到滋养。儿时的我们最喜欢光着脚踩水玩，“啪啪，啪啪”“咯咯，咯咯”，踩水声、笑声在雨中荡漾开来。待雨过天晴，身子早已湿透了。晚饭后，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，远处的风裹着稻谷的清香沁入心脾，“呱呱”的蛙声一阵接一阵，大人们说着家长里短，小孩子们在开心玩闹，正是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的真实写照。人生新老，几十年后回想起这一幕，依然觉得无比幸福。

小暑之后是大暑，这是一段炎热的时光，万物在热浪中孕育生长，人亦在炎热中忍受考验。炎热固然让人难耐，但想想，正因有暑天的忍耐，才能走向秋天的收获。万物如此，人也如此。



田园村舍绘美景

△制图

院子种菜也是一种幸福

李千金

我家房子后面是一个农村庭院。庭院里没有花园，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菜园。

庭院里的物事，在五月便显出勃勃的生机来。南墙下的豆角，经了阳光和雨水的滋养，竟窜出五十厘米的长条，青翠欲滴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墙角处，假蒻与紫苏也不甘示弱，前年种下的，如今已蔚然成荫，散发出浓郁的香气。村人谓之可烹肉、炒田螺，诚然是极好的佐料。

北墙根下，艾草倒是经历了一番轮回。前年，妻子在村里的一块耕地边惊喜地发现了一小片艾草，然后采挖回家，移栽在庭院北面围墙下的地块。平日里，妻子经常给艾草叶苗淋水、锄草。去年，艾草已显老态，妻子让我把这些艾草割掉，让它们来年重新长出嫩叶。今年5月雨季后，老艾草根部冒出了嫩芽，叶子青翠欲滴，散发着特有的清香，沁人心脾！边上4月种下的玉米，现在已结出苞来。在种植大薯（当地人俗称“脚板薯”）的地块，薯藤则攀满了竹架，显出几分野趣。这些皆是妻子的“手笔”，她每日在庭院中忙碌，竟使这方寸之地生出许多活计来。艾草之为物，自古便有用处。医书上

说它能防疫治病，现代人又考证出它能抗菌杀毒。村人常采其嫩叶，制成艾粑粑。制法倒也简单：先煮软艾叶，与糯米粉和匀；再将芝麻、花生、糖等碾碎为馅；包成团子，上笼煮熟即可。前段时间，妻子的高中同学到家里做客，她们用冰箱里存着的艾叶（已经煮熟）做了一顿艾粑粑。大家品尝着美味可口的艾粑粑，连声赞叹：“纯天然生长的艾叶芳香，很地道。”

种豆角一事，最是磨人。自播种至插竹篱引蔓，每一步都须精心照料。待其攀满竹架，开花结荚之时，虫害便接踵而至。若不及时施药，豆角便会毁于一旦。红火蚁尤甚，在地里筑巢，爬上藤蔓，豆角便萎靡不振。因此，我防患于未然，去药店购买专用农药，喷洒叶面，又在根部撒药灭蚁。管理豆角，竟如抚育小儿般费时。“防病虫害才是最最重要的一环，如果无视防虫害这一关，整块豆角地都得遭殃。”妻子深有体会。

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之说，不过是懒汉的托词。若不勤加照料，也难逃荒芜。妻子每日在园中劳作，除草浇水，驱虫施肥，给蔬菜遮上遮阳网，付出了辛勤劳动，方有今日这一片青翠。

一年四季，妻子根据时令种上一些蔬菜，既能享受到新鲜、健康的蔬菜，又乐得自给自足。种菜虽然有乐趣，有获得感、幸福感，但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。有两次，妻子进菜园给菜淋水、除草，出来时忘记关菜园的栅栏门，几只鸡悄悄溜进菜园里，把菜叶全部吃个精光，真气人啊！

目前，院子除了种蔬菜、豆角，还种有荔枝、枣果、柿子等几种果树，菜园与果园一体化，相映成趣，相得益彰。遗憾的是，去年种的4棵黄皮果因为经常受到雨水浸泡全部死掉，实在可惜。我请教了武宣镇卜玉村黄皮果致富带头人芳姐，得知低洼地遇到下雨天容易积水，黄皮果树根经常被水浸泡会慢慢死掉。

庭院中的一草一木，皆有其性情。艾草顽强，割而复生；豆角娇贵，稍有不慎便夭折；紫苏与假蒻则颇为随和，给点阳光便灿烂。它们在这方寸之地各得其所，构成了一幅和谐的图景。我们夫妻俩认为，院子用来种菜，也是一种幸福。从播种到收获，每一个过程都充满了乐趣和期待。当看到亲手种植的蔬菜茁壮成长，最终变成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时，那种满足感和幸福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。

我们的“歪大山”

覃梦云

六姨父把牛儿带到我家时是个寒冷的秋天，它脏兮兮的，全身沾满了污泥、牛粪和干草；它瘦得脱了相，身上似乎只剩下被一副皮毛覆盖着的骨架；它身上的毛发和牛角，像是被西风烘干的枯草和枯树叉子一般毫无生机；它的肚窝深深地陷了下去，肋骨从脊梁的两边排下来，一根根看得清楚分明；它的眼睛暗沉灰黄，看起来是那么的空洞，没有一点神采。

六姨父会牵牛，他指着牛角上的纹路，又掰开牛儿的嘴巴，指着牛儿的牙齿，信誓旦旦地跟父亲和母亲说：“这牛儿五六岁的年纪，绝不是病牛。我打听过了，它原来的主人是个懒汉，农忙时天天把牛租给人家把田犁地，农闲时也没有好好地喂养，才把牛儿折磨成这样。”父亲和母亲看着牛儿，眼睛里满溢着怜爱和疼惜。父亲不声不响地提起胶桶，装来满满一桶稻谷和玉米粒，放到牛儿面前。母亲热好一大半桶拌了生盐的稀粥给牛儿喝。两人像迎接久别归家的孩子一般对牛儿殷勤款待。牛儿大概饿坏了，毫不客气地低头吃了起来。

我们家上有年迈的爷爷需要赡养，下有

六个孩子在读书，父亲和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，挣来的钱还是不够用，母亲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几份花。所以，能买一头牛，即使是一头看起来又脏又瘦弱不堪的牛儿，父亲和母亲依然满心欢喜。

要知道，拥有一头牛儿，对于庄稼人来说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啊！

母亲拿来桃叶和柚子叶放入大铁锅里煮水，她希望用这些水帮牛儿洗掉霉运。水烧好后，我负责续火，姨父负责添水、提水，父亲和母亲围着牛儿，一边用水瓢往牛儿身上泼热水，一边用旧衣服给牛儿擦洗。蒸腾的水汽中，牛儿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一边嚼食一边像个乖巧的孩子般任由摆弄。它一动不动，仿佛在细致地感受着父亲和母亲给它带来的温情。

父亲和母亲把牛儿全身上下都洗了个遍，就连牛角和牛蹄子都清洗得干干净净。给牛儿擦干后，父亲找来一张旧毯子披在牛儿的身上，帮它抵御深秋凛冽的寒风。父亲还学着电视剧，用普通话给牛儿取了个名字——“大山”，希望牛儿像大山一样结实。那时候，普通

话是我们村时尚前沿的一种语言。

我们一帮小孩围着牛儿叫它“歪大山！歪大山！”（“歪”的壮语读音是“水牛”之意）。牛儿一边吃东西一边扇动耳朵，似乎很满意这个带着土味却又不失时尚的名字。

父亲和母亲清理出一间柴房，在房间背风靠墙角落，用两根木头围成一个框，在框里铺上一层塑料布，塑料布的上边又铺上两张破竹席，再挑来几捆干净的稻草厚厚实实地铺在竹席上，那是“歪大山”的床铺。布置妥当后，父亲还在柴房的门上挂了一块红布，说那是“歪大山”的新居，母亲把一条红丝带绑在“歪大山”的角上，欢欢喜喜地把“歪大山”牵进牛棚。

“歪大山”搬进新居了，接下来的日子由父亲照料它的生活起居。每天清早，父亲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牛棚。接着，他提来母亲用大木和米糠熬成的加了食盐的稀粥给“歪大山”喝。白天，父亲带着“歪大山”到田里吃草；晚上，父亲给“歪大山”喂稻谷和玉米粒当宵夜。每晚临睡前，父亲都会到牛棚里，给“歪大山”盖好那条旧毯子，把牛棚的门关

好后才放心去睡觉。

为了给“歪大山”补身体，父亲经常到冰冷的河水里摸来黑鱼和塘鳢鱼，加上糯米一起烹煮，趁热打进去几个鸡蛋，再团成拳头大小的团子给“歪大山”吃。

经过父亲半年多的精心喂养，“歪大山”愈发强壮：大大的眼睛像两颗又黑又亮的黑珍珠；黝黑的皮肤下肌肉饱满，再也看不到那一根根肋骨了；它的肚窝自从来到我家后总是鼓鼓的，从来没有被饿瘪过；原本一身枯草似的毛发已经掉落，新长出来的毛发闪着健康的光泽，就像春天里的草木，散发出勃勃的生机。“歪大山”的身上已经找不到它初来我家时的半点痕迹。

家里有七八亩田地，耕种是个辛苦活，自从有了“歪大山”的加入，全家人都觉得轻松了不少。

“六月六，尝新谷”，每年农历六月初六那天，父亲都会从田里割来一捧稻谷喂给“歪大山”吃。这是村里流传下来的老习俗，每年收获的新粮要献给功劳最大的人先品尝，朴实的新粮把牛儿当成家里的一员呢。

诗歌

小暑·忆童年

蒙宏超

晨林林中听鸟叫，
午息溪边观蛙跳。
晚行村路赏蛙舞，
夜嬉榕下乐逍遥。

夜读

刘顺志

书房虽小灯通亮，
埋头读书心欢畅，
登上探索求知舟，
冲入知识大海洋。
知识无边学无涯，
追梦孜孜勤担当，
攻关勇渡新彼岸，
乘风破浪当闯将。